

大會思方以志故



太仓地方小掌故

续 集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苏省太仓县委员会 编印

1983年10月

目 录

太仓分州署·····	(1)
镇洋县·····	(1)
乌龙会·····	(2)
明代太仓抗倭述要·····	(3)
齐卢战争在太仓·····	(6)
“五卅”学生救国运动片断·····	(8)
“三·一”纪念馆的由来·····	(11)
《日宪兵捕杀二十三人案》补记·····	(12)
唐文治营救被捕学生·····	(14)
“国大代表”竞选内幕·····	(16)
太仓农场小史·····	(18)
太仓县的印刷业·····	(20)
解放前太仓电业概况·····	(22)
太仓银钱业忆旧·····	(24)
大达染织厂简述·····	(27)
解放前的小型棉纺厂·····	(28)
盛极一时的浮桥黄花鱼汛·····	(32)
延天龄中药铺·····	(35)
汪伪时期的苛捐杂税·····	(36)
娄东藏书家考略·····	(40)
太仓书库·····	(43)

甲种师范.....	(44)
私立乃德中学.....	(45)
私立娄东中学.....	(47)
私立浏涓中学.....	(48)
私立璜水中学.....	(50)
私立求智中学.....	(51)
浏河惠中医院.....	(51)
平民产科医院.....	(52)
骑马郎中盛一帖.....	(54)
直塘凌氏四代针科.....	(55)
王竹萝四代画猴.....	(56)
太仓三状元.....	(58)
祖孙宰相.....	(61)
赵仲辉兴复璜泾镇.....	(62)
孤苦好学的沈即山.....	(63)
张溥好学.....	(65)
归玄恭.....	(66)
尽瘁教育事业的刘师竹.....	(67)
献身农民教育的陆绵.....	(68)
钱诗侬死难纪实.....	(70)
留美学者胡粹士.....	(71)
农林学专家傅焕光.....	(73)
沈伯黎生平片断.....	(74)
画家叶鉴修.....	(76)
昆曲名艺人朱传茗.....	(77)
三弦艺人沈易书.....	(79)

张公爽纪略·····	(81)
郑亶墓·····	(82)
元代古桥·····	(82)
刘家港天妃宫·····	(85)
《通番事迹碑》全文·····	(86)
镇洋山·····	(88)
张溥故居·····	(89)
云山塔·····	(91)
甘草市遗址考·····	(91)
“凤林”八景诗·····	(93)
沙溪八景·····	(95)
沙溪延真道院·····	(97)
长寿寺·····	(97)
璜泾西塔·····	(98)
麋场河由来·····	(99)
时思记胜·····	(99)
“阅兵台”初考·····	(101)
璜泾玄武池和祖师堂·····	(102)
九龙湾薄荷·····	(104)
双凤特产·····	(105)
璜泾风味小吃·····	(106)
岳王王源兴五香野味·····	(107)
三珍斋水风鸡·····	(107)
马铃薯·····	(108)
香粳米·····	(108)

璜泾城·····	(109)
沙溪名称的传说·····	(109)
归庄沿革·····	(110)
刘家港商市·····	(111)
上冈桥及其传说·····	(112)
城厢镇娱乐场所的变迁·····	(114)
元宵灯会·····	(116)
直塘马灯与灯艺·····	(118)
南渡观桃·····	(119)
文艺幼芽——《谐音社》·····	(120)
昙花一现的《直水春秋》·····	(121)
璜泾青年服务团·····	(122)
《浮桥生活》始末记·····	(124)
黄道士打东洋·····	(125)
公开贩毒的“宏济善堂”·····	(126)
匪劫毛市、璜泾记实·····	(127)
大地回春放风筝·····	(129)
太仓民间习俗·····	(130)
农谚选·····	(134)
补白:	
“三一”纪念塔·····	(17)
自强足球队·····	(39)
李时珍拜访王世贞·····	(57)
双凤“玉芝”·····	(81)
五色山茶·····	(103)
一碗点心毛家市·····	(137)

太 仓 分 州 署

太仓自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升为直隶州，领镇洋、崇明、嘉定、宝山四县。四年始，以州同（知州的副职）总理一州粮务、水利、缉捕事宜。初驻太仓城中，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二月移驻茜泾城，建分州署。基地五亩二分，前有照墙。有大门、仪门各三间，书吏房、衙役房各三间，大堂三间，穿堂一间，东西房各三间，上房、厨房各三间，下房五间。道光初，茜署废毁，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复建于浏河镇东。其后，每当州同履新（即新官到任），必赴茜泾阅城，以尽守土之责。后浏署亦毁，分州借天后宫西廊作公堂。辛亥革命后，撤州并县，分州署随之撤销。（秋实）

镇 洋 县

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总督查弼纳以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赋重事繁，奏清升州增县，以分其任，遂升太仓州为直隶州，析州地置镇洋县。县以明知州李端筑镇洋山，故取名“镇洋”。

镇洋县境东西长五十一里，南北宽四十四里。东至浏河口，与崇明县隔海为界；北至茜泾、杨林口，西至潮川桥附近的鹤沥泾；南至蓬莱镇。（约包括今天的新潮、新毛、南郊、娄东、板桥、陆渡、岳王、新塘、牌楼、浏河、茜泾等乡镇，及宝山县的陈行乡、昆山县的蓬莱镇）。

镇洋县与太仓州同城而治，以致和塘（城内市河）为界，致和塘以南属镇洋县，致和塘以北属太仓州。县署在塘北今东门街太仓布厂址，为州地，因以塘南学宫地（今县第二招待所址）与州互易。

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江苏都督府令全省道、府、州、厅一律裁撤，各地方统称为县。太仓州、镇洋县乃合并为太仓县。（林松）

乌 龙 会

明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太仓沙溪镇人民得到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后，以顾慎卿、吕茂成、陈瑶甫等为首的市井菜农、佣人、“奴仆”、佃农等几百人，组成了“乌龙会”。他们置备兵器，矛头直指平时剥削压迫他们的豪富大户，索还卖身契、收缴被剥削的钱财。如不答应，就以武力夺取。如镇上富户龚诚宇，家资几千金，乌龙会向镇上富户索金为饷，他一毛不拔，乌龙会几百人将他家团团围住，龚诚宇吓得乘乱溜之大吉，乌龙会越墙而入，将他家的不义之财，席卷一空。镇上有个佃户，受了马姓地主的欺侮，投奔乌龙会，吕茂成率一百多人闯进马家，将该地主痛打一顿，直至该地主答应乌龙会议定要马交出一百多两金子陪罪才罢。数月间，乌龙会率会员打击富家大户上百家，富户乡绅昔日威风扫地，只要有二、三个会员腰斧而入，就使他们丧魂落魄。

清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五月，清军南下，攻占太仓，强迫汉人剃发易服，乌龙会又展开了反清斗争。在得悉清军发出剃发令后，马上倡议联合乡兵，合剿清军。六月十五日，大家

以白布缠头，裂裳为旗，手执棍棒，直逼已被清军占领的太仓城。失败后，乌龙会首领陈瑶甫，又重振旗鼓，自为总兵，将会员组织起来，切断城乡联系，并招信城内，佯言有精兵十万，指日可克复太仓。降清都督李成栋发兵前来，马、步军齐下，横扫沙溪，民遇之者屠戮无遗，尸横遍路，河水尽赤，焚烧庐舍十之三，掠夺妇女、童稚、财物、牲畜无算。次日，步兵先归，骑兵复屠横泾，始收兵归城。

由于力量悬殊，乌龙会失败了。但他们反抗压迫和抗击清军的行动与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，仍在民间传颂着。（谷雨）。

明代太仓抗倭述要

我国在明朝一代，东南沿海不断遭到倭寇侵扰，烧杀掠掠，无恶不作，人民不能安居乐业。特别是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年），由于武备松弛，倭寇侵扰更为猖獗，常常连舰数百，聚众逾万，浙东西、江南北，纵横往来，肆掠无忌，数百里同时告警，为害惨烈。

太仓东临长江，紧靠吴淞口，有刘家港通商口岸，贸易兴盛，经济发达，倭寇侵扰更是连年不断。

倭寇太仓纪闻

太仓在嘉靖年间，受倭寇的侵扰，先后达二十余年。沿江一带，小股流寇，出没无常，打家劫舍，捆载以去的几乎年年不断。甚至一年多次；大举入寇，围城掠镇，祸及全县，官兵堵击，疲于奔命的也频频发生。据《嘉靖东南平倭通录》

记载，有：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四月，倭寇四百余人，攻破吴淞、南汇两卫所，分兵掠江阴、嘉定、太仓。合刘家港登岸的倭寇千余人，围太仓城三月，城外民房，尽遭焚毁，屠杀极惨；西门外便民仓积谷，被抢掠一空。知州熊桴，登城守御，历十七昼夜，不能退。七月，巡视浙江海道的都御史王抒（太仓人），遣都指挥卢瑾倍道掩击，擢苏州府同知任环，整饬苏松兵备，合力围剿，贼始遁去。又：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正月，倭寇二千余人，自南沙登岸，分掠苏松各州县，据太仓五月余。我璜泾、沙溪、直塘、双凤等乡镇，悉遭蹂躏，田庐尽毁，受害者至万户。苏松兵备任环，率官兵奋力围剿，不能破，尝短兵相接，身被三创，几至死难。三月，参将汤克宽帅兵邀击，斩贼百八十人，贼始溃逃。又：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五月，倭舟三十余艘，寇众千余人，分从青村（南汇）、南沙（常熟）、浪港（太仓）等处，舍舟登岸，掠常熟、江阴、太仓，焚屠殆遍，太仓卫指挥张大纲被杀。苏松兵备任环督官、民兵千余人，奋力围剿，斩贼五十余人，焚贼船二十七艘。贼东遁，副总兵俞大猷追击于吴淞口，擒贼首，俘斩百余人，余寇夺民船入海遁去。

这些记载，虽很简略，但从“围城三月”和“据地五月余”的时间里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，生产不能照常进行，倭寇猖狂，人民苦难，当可想见。

任环御倭功绩

太仓连年倭难，经明军围剿堵截，和当地乡里义民与沿江渔勇，纷纷组织民兵，英勇杀贼，军民合力，取得了御倭的胜

利。按当时苏松一带，明军御倭的兵力，大体是：总兵俞大猷率舟师扼守海口，参将汤克宽督兵堵截各港所，而率兵辗转于苏松各州县的，特别是苏州府属各地，主要是苏松兵备任环。《明史·任环传》：“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，御贼宝山洋，环奋前搏贼，相持数日，贼遁去。寻犯太仓，环驰赴之，尝短兵相接，身被三创几殆，卒与总兵官俞大猷同平贼”。《太仓州志》：“嘉靖三十二年，倭入寇，环练民兵，躬介胄，策马力战，遍体书姓名，曰：死绥职也，为二亲记此发肤。环治兵，夜不解甲，与士卒同寝。食俸入，悉以犒士，士乐用命。既以僉事备兵太仓，疽发，闻贼至，裹创出击，贼大败，俘斩甚众。倭平，升参政”。《太仓乡土教材》：“任环救援吾邑，宿关外风露中，藉以苇席。民馈之食，环曰：士卒及老弱奔窜者，尚皆枵腹，吾何忍独饱，却不受。后以积劳，疽发于背，卧西门城隅，每闻贼至，必裹创出击，贼惊遁，呼环为，‘判命官’”。

任环率兵御倭，救援太仓的功绩，是太仓人民永远敬仰的。特别是经过他训练的民兵，不仅是一支积极配合官兵作战，勇于杀贼的劲旅，而且成为保卫家乡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。以长矛为武器，给随时来犯的小股流寇，以沉重的打击，对肃清流寇，更有其重要的作用。

有关传说待证

太仓遭受倭难的时间很长，任环在太仓御倭的功迹卓著。但是多少年来，太仓也流传着许多有关戚继光抗倭的传说，如：浏河的“阅兵台”，说是戚继光曾在此检阅过水师；浮桥的“云山塔”，说是戚继光在这里领导军民，大败

倭寇，建造的“镇倭纪念塔”；七鴉浦是戚继光率领“戚家军”在这里开挖的（因名戚浦）；近来还有说时思庵是戚继光屯兵这里时，为纪念他死去的母亲而建造的；等等。这些传说，史书和《太仓州志》均不见记载。戚继光是明代的抗倭名将、民族英雄，受到人民的敬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戚继光究竟有没有亲自帅兵来到太仓？近据《中国历史小丛书·戚继光》一书所记：戚继光十七岁，（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）承袭他父亲戚景通的山东“登州卫指挥僉事”官起，到他在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辞职返乡的四十年军事生涯中，他领兵抗御倭寇的时间，主要是在嘉靖三十五年到四十三年（1556—1564年），其中前六年在浙江，后二年在福建，整个历程没有提到他在苏（州）、松（江）一带的抗倭情况。同时，苏松一带倭患最为严重的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（1553—1556年），那时戚继光是在山东“备倭事”，督修海防工事和练兵；1555年调任浙江都司僉事，管理军队屯田事务；1556年才任命为分守宁（波）、绍（兴）、台（州）三府地方参将。即使他带兵来到苏松一带抗御倭寇，也只能是扼守海口。因此，戚继光亲自领兵来到太仓的传说，从目前的史料来看，是无法证实的。（陆荫）

齐卢战争在太仓

1924年9月3日发生的齐卢战争（即甲子年江浙战争），是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了争夺上海的税收，主要是鸦片烟土税而爆发的一场军阀混战。我县浏河首当其冲，受灾最烈。其他如璜泾、时思、六公、浮桥、仪桥、茜泾、沙溪、岳王、牌楼、新塘、陆渡等东北各乡镇，以及太

仓县城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害。据1925年5月9日《申报》记载：“全县受灾户一万九千余家，死二百零九人，伤三百五十人，财物损失总数一千四百八十万元。”

战争前夕，浙军为保持其在上海的既得利益，以臧致平、杨化昭两个混成旅布防在黄渡——浏河一线，固守上海西侧。苏军以省防军第一师白宝山部驻浮桥，第二师马玉仁部驻璜泾，第三师朱熙部驻太仓，第四混成旅吴恒赞部驻沙溪。他们于九月一日先后分路取道璜泾、时思、六公、浮桥、仪桥、茜泾、沙溪、岳王、牌楼、新塘、陆渡等地向浏河进击，以夺取上海。

战争于九月三日凌晨打响，苏、浙两军分据浏河塘两岸（浙军据浏河塘南、苏军据浏河塘北），浏河镇成为主要战场。时值秋雨季节，连朝阴雨，两军伏在战壕里相互盲目射击，枪炮声时起时伏，伤亡不大。尔后，浙军突然出击，猛攻苏军阵地，但被苏军的密集炮火击退，浙军伤亡六、七百人。接着苏军乘胜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迂回战，袭击浙军后方，却遭到了浙军的反包围，苏军被击溃，伤亡逾千人。双方经过这两次战斗，伤亡很大。嗣后，就各自采取守势，战事呈胶着状态。每天清晨相互炮击一阵，至十时左右逐渐稀疏。傍晚三、四点钟又相互炮击一阵，入夜逐渐平静。如此相持四十天之久，阵地原封不动。

军阀的争权夺利，相互混战，苦的是老百姓。自从苏军于九月一日进入我县后，各驻地被闹得鸡犬不宁。他们先以“慰劳”“犒赏”向当地民商相要挟，多方敲诈勒索，强征民夫；继则放纵部下，明火执杖，大肆抢掠。商店关门，学校停课，居民离散，惶惶不可终日。部队在向浏河行进途中，所经乡镇和沿途农村，也无一不受其害。士兵拉了民夫扛子

弹、挑饭锅，自己则闯入村舍，任意抢掠，钱财、粮食、鸡鸭，无不搜劫一空。

浏河镇是两军对阵的中心，炮火所及，屋毁人亡，受害尤烈。庙前街（今新东街）、浮桥弄（今中心北街）、河南街（今中心南街），三条热闹市街，所有商店、民房一千余间，全被烧毁。其它各处房屋，也是十室九空，无一完物。人民流离失所，甚或家破人亡。战祸的惨重，为前所未有。

特别是儿戏似的持续了四十天的混战，部队往来频繁，丘八三五成群，东窜西扰；农民在战火纷飞下，不敢下地干活。棉田絮白如银，亦因采摘无人，任它满地脱落，以致霉烂；稻田则一片干裂，禾苗枯死。多少农家因秋收无着，生活艰难，只得四出流浪，要饭度日。灾祸之惨，损失之重，更是无法估计。

江浙战争，浙军本来颇占优势，后因在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伺机率兵长驱入浙，浙警务处长夏超等起而内应，称雄一时的卢永祥腹背受敌，兵败如山倒，被迫于1924年10月13日通电下野。至此，一场战乱，表面上以江苏军阀齐燮元的获胜而告终，而孙传芳却坐收了渔人之利。

这是我县二十年代遭受军阀混战的一页惨痛史实。

（桐·璋·耀）

“五卅”学生救国运动片断

1925年5月15日，上海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、打伤工人十余人的惨案发生后，激起了上海工人、学生和市民们的极大愤怒。30日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上海二千多学生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，号召收回租界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

百多人。随后，群众万余人，集中在南京路英国巡捕房门口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，高呼“打倒英帝国主义”口号，遭到英巡捕的开枪屠杀，死十余人，伤无数，造成震动全国的“五卅惨案”。

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进行了罢工、罢课、罢市抗议，运动迅速展开，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。

太仓在6月1日，首先由省立第四中学学生在学生会的主持下，召开了声援大会，举行了示威游行，并在街头进行宣传演讲，号召全县人民团结抗暴，援助上海工人。接着，城区县立师范、毓娄女师、职业学校等也都分头集会声援，示威游行，并代电上海交涉使，要求严重交涉，严惩凶手。4日，太仓县教育会集议，联合各中小学校，分电北京政府、江苏省政府，要求特派专员严重交涉，缉凶惩暴。电文如下：

北京段执政、沈总长、南京郑省长崇鉴：沪上英捕枪杀华人，全国震动。学生援助工人，出而演讲游行，罪不至死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仰恳特派专员，会同陈交涉使，严重交涉，缉凶惩暴，以平冤抑，而伸国法，实为万幸！

太仓教育会蒋乃均、马家镛等叩支

7日，各校联合成立“五卅援助会”，下设宣传、交际、募捐、调查四组，并与上海学生联合总会取得联系，相互呼应。各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分头组成若干宣传队、募捐队，分赴城厢内外及毛市、葛隆、陆渡等邻近乡镇，进行宣传、募捐，群众都踊跃输将，仅县立师范各募捐队，于10日上午在息游山庄（今人民公园）当众开筒盘见，计募得三百五十四元一角七分。四中学生还举行演剧筹款，演出话剧《生死

关头》等剧目，群众热烈支持，每场观众达五百余人。演剧筹款和各校募捐所得，全部存入太仓银行，集成巨款后转送上海学生联合总会，援助上海工人。

学生们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、募捐的同时，还组成了调查队，分赴城厢各商店调查英、日货和进行抵制英、日货，提倡爱用国货的宣传。他们持竿肩梯，在街头撕毁英、日货广告，张贴抵制英、日货标语、横幅。一天，调查组同学在李永茂布店查到了一批已被改头换面，冒充国货的日货布匹，放在街头示众，围观群众无不激愤万分，并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当众焚毁。为了深入持久开展抵制英、日货和提倡爱用国货的宣传，在援助会交际组的推动下，由社会热心人士陆啸云、陆叔骥、杨棣华等集资，在今新华街中段，开设了一家“国货公司”，专营国产百货，采取货真价实，薄利多销方针，积极为提倡爱用国货者服务，深受群众欢迎，营业极为发达。

连日来在学生们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号下，城厢内外爱国反帝气氛极为浓厚，特别是在广大劳动人民和普通市民中，尤为炽热。在募捐中，许多人力车夫、搬运工人，都自愿将一天的微薄收入，全部捐献出来，援助上海工人。市民们对不买英、日货，爱用国货的宣传，逐渐成为自觉行动，影响不断扩大。25日，四中学生还分赴沙溪、浏河、浮桥、璜泾四大镇及常熟等地，进行宣传、演讲，扩大团结抗暴力量，并在学校发起组织学生军，随时应召，签名者达千人。

太仓的“五卅”学生救国运动，在上海周围各县中，开展是比较早的。当年六月份的《申报》屡有报导。6月25日载：“太仓自6月1日起，各校学生从事救国运动，两旬以还，奔走呼号，不遗余力。……今更扩充范围，分赴常熟等

处，从事鼓吹，以期收效宏远。”云云。

这次学生运动，持续一月之久，声势是巨大的，影响也极深远，但是终以军阀政府在英、日帝国主义的挟制下，禁止抵制英、日货。学生们查封的英、日货以触及商家利益，由商会出面处理；“国货公司”以孤军奋斗，资金短缺，加以不擅经营而收歇；学校以“临近考试，回校复课”，停止学生继续活动。这场运动就由张而弛，渐至无形告终。但是它全县人民激发爱国反帝、团结抗暴思想，具有深远影响，在我们太仓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（苍石）

“三·一”纪念馆的由来

“三·一”纪念馆在城内因果桥前民众教育馆旧址，即原县文化馆所在地。

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淞沪战役爆发。三月一日拂晓，敌军一面加强了在江湾、庙行一带的兵力，向我军阵地全面进击；一面出动飞机数十架轮番轰炸我县沿江各乡镇，以海军舰队大炮向我县沿江各口猛烈轰击，并施放烟幕，掩护步兵数千人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杨林口、七丫口登陆。随即占领浮桥、茜泾，进袭浏河，企图从后背袭击我前线阵地。敌军登陆后，一路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当时我驻守在杨林、浏河的冯庸义勇军仅一百余人，虽然敌众我寡，但他们激于爱国热情，不畏强暴，奋勇抵抗，阻止了敌人的快速推进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是夜，即有从庙行前线调来的我军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的五二一、五二二两个团和教导总队转进太仓，警戒西竹桥、横沥桥一线，并以五二一团的一部留置在陆渡桥一带，对浏河之敌进行严密戒备。原驻在太仓城里